南部新書（二）

碧雲騢

南部新書

(二)

錢易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南部新書及其他一種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〇〇三上

南部新書

庚

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大水前。預夢告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過水頭。並不衝圮。

邱爲致事還鄉。特給祿俸之半。既丁母喪。蘇州疑所給。請於觀察使韓滉。滉以爲授官致仕。本不理務。特令給祿。以恩養老臣。不可在喪爲異。命仍舊給之。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雖程式無文。見稱折衷。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焉。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爾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已。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多。自寺門至佛殿。先是關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被金甲執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扃鐍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關人驚寤。及曉。視其門已開矣。卽具以夢白於寺僧。共視見神人之跡。遂告京兆。聞肅皇。命中使驗之。如其言。

段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

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叔。因不可得活。

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本里人張頻宅也。頻嘗供養一僧。僧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因捨宅爲寺。

建中二年。南方貢朱采鳥。形如戴勝。善巧語。養於宮中。斃於巨雕。內人有金花紙上爲寫多心經者。尋泚犯禁闈。亦朱采之兆也。

元和以來。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若使陳詩觀風。乃教人以妄爾。

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頗爲勝境。本白道猷居之。太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白居易爲其記。白君自云。白道猷肇開茲山。白寂然嗣興茲山。白樂天垂文茲山。沃州與白氏有緣乎。

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屋宇焚燒。並從煙滅。唯金剛般若經獨存。函及標軸亦盡。唯經字竟如故。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出定鼎門。際晚且饑。會鬻蒸餅者。與同行數人食之。素不持錢。無以酬付。鬻者逼之。一房命就我取直。鬻者不從。一房曰。乞你頭銜。我右臺御吏也。可隨取直。時人賞其放逸。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百餘日。不見星。明年正月。誅張易之等。

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鬚髮盡白。

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此月中種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而人無知其名者。招賢寺僧取而植之。郡守白公尤愛賞。因名曰紫陽花。

溫璋爲京兆尹。一日聞挽鈴者三。乃一鷃也。尹曰。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因命吏隨之。果得探雛者。乃斃之。

天寶末。有密探鬭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師曰。一串念珠使不盡。終年一百二十歲。

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大人米等。

吳融。字子華。越州人。弟蛻亦爲拾遺。蛻子程爲吳越丞相。尙武肅女。程子光謙光遠二人。皆爲元帥府推官。入京並除著作郎。皆去光字。謙尋卒。遠終於水部郎中。累牧藩郡。

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吾獲罪先朝。過亦非大。已得請於帝矣。子方持衡柄。誠爲吾請。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斯無恨矣。他日令狐率同列上奏。懿皇允納。卒獲歸葬。

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睿皇書額。洎武后權政。額中加大周二字。至大中四年。馮審爲祭酒。始奏琢去之。

內外官職田。三月三十日水田。四月三十日麥田。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已後上者入前人。

程元振帥兵。經略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放歸鄴。鄴人爲之設齋。

苗晉卿爲東都留守。有士健麌犯科禁。罪當杖罰。謂之曰。留守鞭武人甚易。捨之甚難。捨人之所易。遂捨之。武人自勵。卒成善士。

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凡詰屈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爲之至今五桂猶有存者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西對瀛州門周環數頃水極深廣北望之渺然東西微狹中有龍潭泉源不竭雖歷冬夏未嘗減耗池四岸植嘉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來多被翦伐

南中紅焦花色紅有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蝠

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後住晉州霍山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孰拄杖作降魔杵勢直終於紅焰中

滕王蜂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榮花子

令狐相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悉其力繇是遠近皆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通貴漸久不營私廟四時猶祭於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爲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

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庶事凝滯司刑府史目之爲高手筆言秉筆支頤半日不下故目之曰高手筆又號案孔子言竄削至多紙面穿穴故名按孔子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中有光爚爚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

處於舍後山足下。因鑿有鏗金。銷得數十斤。時人莫知。懷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

舊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魏知古年七十。卒於工部尚書。妻蘇氏不哭。含訖舉聲。一慟而絕。同日合喪。

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盪。累日不止。一夕無故其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畜作陂塘。資澆溉之用。每至清明節。都人士女。猶有汎舟於其間者。九龍池。上巳日亦爲士女汎舟嬉遊之所。

白傅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墓側。至今猶存。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奠以巵酒。冢前常成泥濘。

裴說應舉。只行五言詩一卷。至來年秋復行舊卷。人有譏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卷哉。咸謂知言。

宣皇製泰邊陲曲。撰其詞云。海岳旻咸通。此符武皇之號也。

李郃爲賀牧。與妓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

繡嶺宮。明慶二年置。在硤石縣西三里。亦有御湯。

崔圓妻在家。見二鵲搆巢。其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尙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訥覩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

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卽賓席。梁武王融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玆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卽將懺悔一篇。乃召眞觀法師慧式。遂廣演其文。述引諸經而爲之。故第二卷中發菩提心文云。慧式不惟凡品。輕摽心志。實由渴仰大乘。貪求佛法。依倚諸經。取譬世事。卽非是爲郄后所作。今之序文。不知何人所作。與本述不同。近南人新開印本。去其慧式二字。蓋不知本末也。

白仁哲龍朔中爲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入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卽念金剛經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眞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唐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鯉公。賣者決六十。

三原之南薰店。貞元末有孟媼者。百餘歲而卒。年二十六嫁張奢。奢爲郭汾陽左右。與媼貌相類。奢死。媼僞衣丈夫衣。爲奢弟。事汾陽。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

誕二子。曰滔曰渠。滔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

連山張大夫搏。好養貓兒。衆色備有。皆自製佳名。每視事退至中門。數十頭拽尾延脰盤踞。入以纖紗爲幃。聚其內以爲戲。或謂搏是貓精。

昇平裴相昆弟三人。俱盛名。朝中品藻。謂俅不如儔。儔不如休。

貞元十三年二月。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兩館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不可奪。遷本曹郎中。

鄭致雍未第。求婚於白州崔相遠。初許而崔有禍。女則塡宮。至開平中。女托疾出本家。致雍復續舊好。親迎之禮。亦無所闕。尋崔氏卒。杖絰朞周。莫不合禮。士林以此多之。場中翹首。一舉狀頭。脫白授校書郎。入翰林。與邱門同敕。不數年卒。

鎭州普化和尙。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一人直掇。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時臨濟令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告辭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中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第二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去。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槃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張鎰父齊邱。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

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邱因衙退於小廳閒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邱左右惟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宅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小廳前見十餘人屹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士長數丈瞋目叱之初如中惡齊邱因之斷酒肉

天寶中哥舒翰爲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故西鄙人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吐蕃揔殺盡更築西重壕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擢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卻賜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至德初安史之亂河東大飢荒地十五里生豆穀一夕掃而復生約得五六千石其米甚圓細復美人皆賴焉

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背如雞魚身終莫辨之

劉晏任史部與張繼書云博訪羣材揖對賓客無如戴叔論

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頊後入相

雷公墨雷州之西有雷公廟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人有以黃魚彘肉同食者立遭雷震人皆敬而憚之每大雷後人多於野中拾得鑿石謂之雷公墨扣之鏘鏘然光瑩如漆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收得如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與兒帶皆辟驚邪與孕婦人磨服爲催生藥皆有應驗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鹹院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新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卽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疎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

天授三年始置試銜

李延壽所撰南北史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追終先志凡十六載方畢合一百八十卷並表上之其表云北史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南史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南北兩朝合一百八十卷其表云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旣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云未經聞奏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

元相稹之薨也卜葬之夕爲火所焚以煨燼之餘瘞之也

李德裕自西川入相。視事之日。令御史臺牓興禮門。朝官有事見宰相者。皆須牒臺。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不得橫入興禮門。於是禁省始靜。

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上官昭容儀之孫也。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文士。母視之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

德皇西幸。知星者奏曰。逢林卽住。及至奉天。奉天尉賈隱林入謁。遂拜侍御史。

睿皇時。司馬承禎歸山。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製序。名曰白雲子也。

開元八年。穀水夜半漲。時伐契丹。兵營於彼。漂沒二萬人。唯行綱夜樗蒲不睡。接高獲免。

衛中行自福察有贓。流於潘州。會赦北還。死於潘之館。置於臼塘中。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稻熟時理米。鑿木若小舟以爲臼。土人呼爲臼塘。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爲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遊李邕死。北望宋珪殂。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迎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飜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飜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飜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逖逡巡不能對。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五日。謂之伏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直宿者。離家獨宿。人情所違。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直者。言衆官皆出。此人獨留。如藏伏之豹。伺候待搏。故曰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封演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而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獸以牙爪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禱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爲衙。

官衙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似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薛宜僚。會昌中爲士庶子。充新羅册贈使。由青州泛海。船頻阻惡風雨。至登州。卻漂回青州。郵傳一年。節度烏漢貞加待遇。可籍中飲妓段東美者。薛頗屬情。連帥置於驛中。是春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及於席上留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烟。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娛恰一年。薛到

外國。未行册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田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數日而卒。苗攝大使行禮。薛旅櫬還及青州。東美乃請告。至驛素服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情緣相感。頗爲奇事。

沈詢嬖妾有過。私以配內豎歸秦。詢不能禁。既而妾猶侍內。歸秦恥之。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是夕詢嘗宴府中賓友。乃更歌着詞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及歸而夫婦併命。時咸通四年。

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亦化爲大蝶。

胡澍者。吳少誠之卒也。爲辯州刺史。好擊毬。南方馬庳小。不善馳。澍召將吏蹴鞠。且患馬之不便。翫習。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據輦。攜杖。肩者且繫旋環如風。稍怠。澍即以策叩其背。犯鞭亟走。澍用是爲笑樂。

三藏。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諸小乘經量部師唯立二藏。比四天宗部各異。一素怛纜藏。此云契經。能契於理及攝生。故佛地論云。能貫攝故名爲經。佛初成道。爲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法。即三轉法輪經爲首。此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初成正覺爲諸菩薩。稱法界性說。華嚴經譬如日出先照高山。爾時聲聞在會。如此方時即四十二章經爲首。開元錄。即大般若經爲首。二毗奈耶藏。此云調伏。如期所應爲調伏。故攝論云。調和控御身語等業。制伏滅除諸惡行。故律即以四分戒經爲上首。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說。若約教至此方。即以遺戒經爲首。又律有大乘小乘律令。此律藏即以菩薩地持經爲首。亦名爲論。亦名菩薩戒。此開元次第也。三阿毗達磨藏。達磨此云法。阿毗有四義。此云對法。數法。伏法。通法。對法向無注涅槃。故又有通釋契經義。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古云優

波提舍。此云論議。又曰摩呾里迦。古曰摩德里迦。此云本無。自佛在世及滅度後。大小乘各有制造。不可見其先後。若依開元錄。卽大智度論爲首。龍樹菩薩造。聖賢集傳。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亦名爲十二部經。謂部類也。以轉法輪三周。總說十二行相。能銓彼教分類。故分十二。又破十二有支入十二處所說法。亦爲十二示。

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將入貢於春官。時薛能尙書爲鎭。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爲贄。濡翰成軸。於小亭凭几閱之。未三五首。有戴勝自簷飛入。立於案几之上。馴狎良久。伸頸翼而舞。向人若將語。久之又轉又舞。向人若如是者三。超然飛去。心異之。不以告人。翌日投詩。薛大加禮待。居數日。以其子妻之。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曾入夢來。軺軒來往。莫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畔江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差參笑殺楚襄王。讀者莫不解顏。後因失印求新鑄。始添濠字。

喬林。天寶初。自太原赴舉。過大梁。有申屠生善鑒人。謂之曰。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交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咸如其言。復在相位八十七日。七月七日生。七月七日誅。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儒釋道三教。無不該通。然性褊躁。忽忿戾。舉世無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使至力殫。亮養瘡平。復爲其指使如故。人有勸曰。豈不知。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以此戀

戀不能去。卒至於死耳。

辛

三餘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大歷來。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無錢起郎士元詩祖送者。時論鄙之。

海內溫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城湯。兗州乾封湯。荆州沙河湯。此等諸湯。皆知名之湯也。並能愈疾。驪山湯甫爾京邑。帝王時所遊幸。元皇於驪山置華清宮。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至春乃還。百官羽衞。并諸方朝集。商賈繁會。里閭闤咽焉。山上起朝元閣。上常登眺。命羣臣賦詩。正字劉飛詩最清。拔蒙賞之。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已。出爲一尉。竟不入而卒。士子寃之。喪亂以來。湯所館殿。鞠爲茂草。博物志云。水源有石硫黃。其泉則溫。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蓄而成泉耳。如硫黃煎鑠。久久理當焦竭。湯之處皆不出硫黃。有硫黃之所。不聞有湯。事可明矣。

盧常侍鉉。牧廬江日。相座囑一曹生。令署郡職。不免奉之。曹悅營妓名丹霞。盧阻而不許。會餞朝客於知亭。曹獻詩云。拜玉亭閑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絕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勗之。曰。桑扈交飛百舌忙。祖亭聞樂倍思鄉。樽前有恨慙卑宦。席上無聊愛靚粧。莫爲狂花迷眼界。

須求眞理定心王遊蜂採掇何時已。卻恐多言議短長。令丹霞改令罰曹。霞乃號爲怨胡天。以曹狀貌甚胡。滿座歡笑。盧乃目丹霞爲怨胡天。

有范師姨者。知人休咎。爲顏魯公妻黨。顏嘗問之。官階盡得五品否。范笑曰。鄰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也。顏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余之滿望也。范指座上紫絲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是。

吳行魯尙書。彭城人。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嘗爲溫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當爲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憑。西門曰。何也。魯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爲常執僕厮之役。乃脫履呈之。西門嗟嘆謂曰。汝但忠孝。我當爲汝成之。後爲川帥。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守之。萬頃坐是流於嶺南。

駙馬韋保衡之爲相。以厚承恩澤。大張權勢。及敗。長安市兒忽競彩戲。謂之打圍。不旬餘。韋禍及。呂衡州溫。祖廷。父謂。俱有盛名。重任。而呂氏家風。先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信詞。儆文學之荒墜也。

柳芳。上元中爲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爲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

高力士後著唐歷此書不復出

開元皇帝初卽位。曾醉中殺一人。自此覆盃。四十年不嘗酒味。

眞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公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問和尙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令日軍將來。爲甚麼卻下禪牀。師云。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

端州巳南。三日一市。謂之趂虛。

南中解毒藥。謂之吉財。俗云昔人遇毒。其奴吉財得是藥。與其主服。遂解。因名之。又諺曰。秋收稻。夏收頭。卽婦人歲以截髮而貨。以爲常也。

長沙岑和尙。因問話蹋倒仰山。仰山曰。直下是箇大蟲。自此諸方號岑山爲大蟲。長沙嗣南泉。法名景岑也。

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也。

呂太一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時吏部移牒。令戶部於牆宇自豎棘。以備銓院之交通。太一答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請通。何必豎籬種棘。省中賞其淸俊。

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於今尙之。

開元二十八年。天下無事。海內雄富。行者雖適萬里。不持寸刃。不齎一錢。

開元二年。以江寧縣置金陵郡。

天寶四載。改尚書無頗字爲陂。

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燎炬列焰。槐樹多死。永隆二年七月也。

上元二年。制敕始用黃紙。

李客師爲大將軍。卽靖之弟也。好從禽。人謂之鳥賊。

貞觀末。吐番獻金鵶。可盛酒三斗。

景雲二年。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節度使自此始。

楊妃本壽王妃。開元十八年。度爲道士入內。

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非不和乎。

元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樹盡臣絹未窮。又元皇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問左右皆言不見。令急召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辯其狀。左右貴臣啓曰。何則臣等不見。元宗曰。我聞至富可敵貴。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元寶又年老好戲謔。出人市里。爲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盛流於時矣。

河滿子者。蜀中樂工將就刑。獻此曲而不免。當時云聲一去也。又北史隋樂人王令言。嘗臥於室內。其子

以琵琶於戶外彈作飜調安公子令言驚起問曰此曲有來遠近子曰頃來有之令言流涕曰帝往江東當不返矣子問之答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尋有江都之變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鵂鶹舊說也晉天福甲辰歲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登木而墜爲犬嚙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則邱首之妖江南不謂無也但稀有耳蜀中彭漢邛蜀絕無唯山郡往往而有里人號爲野犬更有黑腰尾長頭黑腰間燋黃或於村落鳴則有不祥事

鶴瘡人血能療又說三世人則可唯洛中胡盧生爾

鄭珏第十九應進士十九年及第十九人及第十九年後入相子遘太平興國中任正郎

鼂王朱友謙鎮河中常以一鐵毬杖晝夜爲從遇怒者擊而斃之有愛姬極專房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夫人拒而不納姬乃發怒悉焚之友謙忽聞其臭詢之得實至暮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人喝起而毬杖破腦矣

洛陽鄭生丞相楊武之後也家藏書法數十軸賈君常得遍閱其尤異者晉衞瓘上晉武帝啓事紙尾有批答處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其翰眞草相半字有不用者皆濃墨塗殺圓如棋子不可尋認復有歐陽率更爲皇太子起草表本不言太子諱稱臣某叩頭頓首書甚端謹然多塗改於紙末別標臣詢呈本四字

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廣明中其石忽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而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

賊火焚爇。仍隳其門觀。

鄭絪光中者。大中之外孫。萬壽公主之子。自襁褓至懸車。事十一君。凡七十載。所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節使。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傴。時人咸曰。鄭傴不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讎。親族之間無愛憎。及致政歸洛。燕居寢疾。卒年八十。位至戶部尚書。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九郎者。俗云卽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茅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痞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茅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旦。不見二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

胡桐淚。出樓蘭國。其樹爲蟲所蝕。沫下流出者。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以汁金眼。今俗呼爲胡桐律訛也。

無名異。自南海來。或云燒炭竈下炭精。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一云。藥木膠所成。然其功補損。立驗。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將此藥摩酒沃之。逡巡能行。爲驗。形如玉柳石。而黑輕。爲眞。或有橄欖作膏之粘

齒者。僞也。驗之眞者。取新生鹿子。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其鹿立有肉角生。是眞也。一云。生東海者。樹名多茄。是樹之節膠。採得胡人。鍊作煎乾。緣生異。故有多說。

開元中。重沙門一行幼時。隣母常濟行貧。常思報之。後王姥男殺人。詣求救。行曰。要金帛可十倍酬。國法難請。姥戟手罵曰。何用此爲。一行心計渾天日役數百工。命空其室。移一大瓮於中。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曰。汝可往某方某角。有廢園。汝潛伺之。自午至昏。當有異物至。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罪汝。至彼西時果有羣豕至。奴獲七豕。囊負歸。令寘瓮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書梵字數十。其徒罔測。詰旦。中使詔便殿。元皇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何祥也。師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此天警陛下耳。臣所見莫若大赦天下。從之。一行歸。放一豕出。其夕奏一星見。至七夕皆見矣。

張志安。居鄉里稱孝。差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志安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又裴敬彝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彝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夫凡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長一百尺。輕亮。向空張之。紋如碧絲之貫赤珠。雖暴雨不濡濕。云以鮫人瑞香膏傳之故爾。云得自鬼國。

狼之狀若狗。蒼赤色者最猛。每作聲竅。皆沸。腿中有筋。大如雞子。又筋滿身。猶織絡之狀。人或有犯盜諱

不首者。但燒此筋。以煙薰之。能使盜者手攣縮可怪。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爲煙。煙氣直上。雖列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爲候日狼煙也。

龍之性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鼈肉。故食鼈肉人。不可渡海。

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絹。形特異。與常繒不類。云以龍油浸絲織出。雨不能濡。又寶庫中有澄水帛。亦外國貢。以水醮則寒氣蕭颯。暑月辟熱。則一堂之寒思挾纊。細布明薄可鑒。云上傳龍涎。故消暑毒也。

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爲文記。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聞之驚皂。百夕無一夢也。

蜀東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耦哉。節度使柳仲郢聞之。謂幕賓曰。吾立朝三十年。清華備歷。今日始得爲西川作市令。聞者皆笑之。故世言東西兩川人多輕薄。

鍛尉有六道。入御史爲口道。入評事爲仙道。入京尉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馬爲餓鬼道。

大中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孝公景讓起。飲此爵。蔣曰。此宜然。

劉禹錫言司徒杜公佑。視穆贊也。故人子弟。佑見贊爲臺丞。數彈劾。因事戒之曰。僕有一言。爲大郎久計。他日少樹敵爲佳。穆深納之。由是少霽其口。

太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牛有胎。非久合生。或曰。既如此可換卻。屠者操刀直前。略不介意。牛乃屈膝拜之。亦不肯退。此牛并子遂殞於刃下。而屠者忽狂惑失常。每日作牛喘。食草少許。身入泥水。以頭觸物。良久方定。

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池州人。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牓日。卽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紀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于第八枝。後入梁爲主客員外郎翰林學士。懷恩思報。未幾暴卒。

李英公爲宰相時。有鄉人常過宅。爲設食。客裂卻餅緣。英曰。君太少年。此餅犂地兩遍。熟概下種。鋤持收刈。打颺訖。磑羅作麵。然後爲餅。少年裂卻緣。是何道理。此處由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斫卻你頭。客大慙悚。

李齊物。天寶初爲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得古鐵犂鐴。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

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故。度曰。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李素替杜兼。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來比素。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蓍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屬之李云。二嚴休不如蓍。

元和十五年。辛邱度、邱紓、杜元穎。同時爲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辛邱杜當入。

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疾不理。意欲專聽。

杜兼嘗聚書至萬卷。卷後必有題云。淸俸寫來手目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鬻之爲不孝。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至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遇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令居保壽寺。

開元已後。鄙常侍。拜此官者。朝中謂之貂卻也。

杜幽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鎭廣陵。舟次瞿唐。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不至。渴甚。自潑湯茶喫也。

天寶十三載。始改金風調蘇莫遮爲感皇恩。

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爲三庫。以防渝濫。戶部式云。安曲西偏桃仁一石。安州糟瓜越瓜二百挺。瓜荳豉五斗。戎州荔枝煎五斗。兼皮蜜浸四斗。廿州冬柰五百顆。房州竹鼠五枚。蘭州魋魋未詳兒六枚。此每年進數。余久主判戶部。逐年所上貢。此物咸絕。但杭州進糟瓜耳。

姚峴爲于頔陝州掾不勝其虐與其弟泛舟於河遂自投而死

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上自制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孟雲之詩祖述沈千運

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出五車至上台又歲星犯左執法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爲安國寺奴罷職從之爲寺奴不許

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蓋激楚之謂也會嚴維至驛問元曰汝能從我學詩乎曰能少頃遂發元已辭家維大異之乃親指喻數年間元擢第

巨勝者元秋之沉雲也茯苓者縫晨之伏胎也

蘇渙本不平者善放白弩巴中號爲弩跖賓人患之比壯年後自知非變節從學鄉賦擢第累遷至侍御史佐湖南幕崔中丞遇害渙遂蹤嶺扇動

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峯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周迴十餘里泉石之美冠於一山北巖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數十頃至今子孫猶存爲司空之莊耳

建中年中大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山方數百里上出神鐵以其有瘴毒不可輕採取若中國之有明石此鐵自流出鍊之爲劍有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則生烟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迸溢德宗

之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應手而碎。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仗之。有數日光明。

羅浮甘子。其味愈常品。開元中。始有僧種於樓寺。其後常資獻進。元宗幸奉天之時。皆不結實。

婆娑石。一名婆薩石。靈臺記云。質多者味甜無毒性溫。療一切蟲毒。及諸丹石毒腫毒鬱析。此石出西蕃山中。澗中有盤形狀礧磈。大小不常。色如瓜皮。青綠黑斑。有星者爲上。似嵩山礬石。斑不至煥爛者爲中色。如滑石徽黃輕者爲下。但以人血拭之。羊雞血磨一如乳。似覺羶爲妙。西番以爲防身之寶。辟諸毒也。

封抱一任櫟王尉。有客過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作語嘲之。詩曰。面作天地元。鼻爲鴈門紫。既無左達丞。何勞罔談彼。

崔郢爲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爲戶部。使問曰。伊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任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席。命酒糺來惡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引滿引之。良久方起。決引馬將軍至斃。崔出爲賓客分司。

陸相扆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從容因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相國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各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矣。

盧簪尚書壬走邵甲宮吉者署其名。字體迺麗。時謂之眞書盧家。

袁象先之子巖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未幾遷宣徽使不周載拜宣武軍節度使。

南部新書

壬

李紋者。早年受王涯恩。及爲歙州巡官時。涯敗。因私爲詩以弔之。末句曰。六合茫茫皆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乃有人欲告之。因而纂異記。記中有噴玉泉幽魂一篇。卽甘露之四相也。玉川先生盧仝也。仝亦涯客。性闢而黑。常閉於一室中。鑿壁穴以送食。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偶宿涯館。明日左軍屠涯家族。隨而遭戮。

裴說、寬之姪孫。佐西川韋皋幕。善鼓琴。時稱妙絕。靈開山有美桐。取而製以新樣。遂謂之靈開琴。蜀中又有馬給。彈琴有名。尤能大小間絃。吳人陽子儒。亦於悲風尤妙。

天尊應號者。取靈寶經中三十二天之十方。卽其次序也。

大忌。學士進名奉慰。其日尙食供素膳。賜茶十串。

大中年。日本國王子求唐人圍棋。上敕待詔顧師言敵著。出楸玉局。冷暖棋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御廚進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九飣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其間置上前。亦謂之看食。見京都人說。兩軍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多食雞鵝。每隻價直二三千。每有設據人數。取鵝燖去毛及五臟。攘以肉及

粳米飯。五味調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剝去腸胃。置鵝於其中。縫合炙之。肉熟便堪去卻羊。取鵝渾食之。謂之渾羊沒忽。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有物若畢羅。杉絕大滋味香美。號爲諸王修事。

高劭者。駢之猶子。以門地遷華州刺史。中和後。寓圃田。爲蔡寇挈之。後得脫去。投汴梁。祖擢爲判官。後駕在岐。使致書四入至三原行十里。遇害。

僧佛壽命者。續佛壽命也。四分律中說住持毗尼藏者。卽住佛法也。以住持佛法。故乃續佛壽命。結集緣起云。佛臨涅槃。阿難問佛。佛滅度後。以何爲師。佛答阿難。吾滅度後。以波羅提木叉爲師。梵曰波羅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戒。與毗尼同出而異名。毗尼者。此云調服律藏也。又戒經序云。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

太和九年。敕江南湖南共以慊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臣雇召手力。宰臣李石堅讓。乞只以金吾手力引。從之。時初誅李訓後也。至今爲例。

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

元和三年。李藩爲給事中。時制敕有不可。遂於黃紙批之。吏曰。宜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裴洎言於上。以謂有宰相器。俄而鄭絪罷。免。遂拜。

萬迴。閿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

所要者衣裝糧粮屏履之屬悉備之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齎所備而去夕返其家謂父母曰兄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先舉異見驚人神異也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時於集賢院圖形焉

舊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碑七品已上碣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

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出入禁中號宣徽長入供奉皆假以官第每奏伎樂稱旨輒厚賜之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更無他錫所借宅亦收之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響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酹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葬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既寤試搆思果有冥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說列子終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迹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鎪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壇以求聰惠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及睡覺而吟咏之意皆甚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棄於猥賤之業眞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

肅皇賜高士元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元眞子配爲夫妻。名曰漁僮樵靑。人問其故。答曰。漁僮使卷釣收綸。樵靑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志和字子同。

太和中。鄭注中納山木如市。一根有至萬錢者。鄭覃力奏。勅以禁絕。

開元十三年五月。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以類相從。上制曰初學記。至是上之。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

開元中。李紳爲汴州節度使。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從之。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大歷八年。吳明國進奉。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五穀。多珍玉。禮樂仁義。無剽劫。人壽二百歲。俗尙神仙。常望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君王。遂貢常然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饮饌。不熾火常然。有頃自熟。香潔異常。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疫不生。

禮記儒行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注云。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今人使席上珍。皆誤也。皆以爲樽俎之間珍羞耳。潘岳曰。筆下摛藻。席上敷珍。亦誤也。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釋文云。用文竹及魚須也。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原闕）

之人多呼魚須鬚。誤也。余凡四爲府監試官。往往有舉子於無字韻內押。

雞樹。郭頒晉魏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樹。二人相爲此亦久矣。其

能復幾指謂中書令孫資中書監劉放今之人講德於宰相多使雞樹非嘉也唐賢牋啓往往有之誤也。

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顯尙萬壽公主。詔曰。女人之德。雅合愼修。嚴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婦人之節也。萬壽公主婦禮。宜依士庶。

一行老病將死。元皇執手問之曰。更有何事相救。行曰。尙有二事。其一曰。勿遣胡人掌重兵。不獲已用之。勿與內宴。若使見富貴。必反逆以取。其二曰。禁兵勿付漢官。須令內官監統。及幸蜀臨渭水。與肅皇別。歎曰。吾不用一行之言。後方置神策軍。又一說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幸。方悟微旨。

貞元中。仕進道塞。奏請難行。東省數月閉門。南臺唯一御史。令狐楚爲桂府白身判官。七八年奏官不下。由是兩河競辟才雋。抱器之士。往往歸之。用爲謀主。日以恣橫。元和以來。始進用有序。

大足元年。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遲迴至晚。竟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在省唯高參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草詔宰相。命他官爲之。書省按牘。不行十餘日。

華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方堀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上嘗賞望。嘉其高迴。欲於峰肚大鑿開元二字。塡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之。諫官上言。乃止。

武皇帝夢爲虎所趂。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卽屬虎。

開元末。於宏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桒字。識者解之云。桒者四十八字也。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及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得之時。天下歌之。遂改年天寶。

開元中。延英李石奏曰。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日常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百姓至者。先拜之而後謁佛。皆歎有泣者。臣貴異之。訪於故老。皆曰。令公恩深於蜀人。後問曰。奚爲恩深。答曰。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公後。不復有此惠澤。百姓窮。追思益切。

元和元年十二月。李吉甫等撰元和中國計簿十卷上之。揔計天下方鎭。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鎭縣一千四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五。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源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鎭、冀、范陽、滄州、淮西、淄青等一十五道。合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

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

紫宸舊例。有接狀中郎。最近御幄。開成元年五月己酉。其日直者老以儑。文皇問李石曰。此何人。答曰。郎白先朝。上變色。石奏曰。姓白重名。上先字下朝字。及退。遣閤門使問何時授此官。曰。今年正月。石等謝曰。中郎官國初猶用賢俊。近日只授此輩。因以郎官兼爲之。李寶符。杜家。以白皙膺選。

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得卽送官。每一頭賞絹四匹。捕殺豹及狼。每一頭賞絹一疋。若

在監牧內獲者各加一匹其牧監內獲豹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子各半之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諸獸備矣

令云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爲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一斗十斗爲斛諸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諸積秬黍爲度量權衡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冕服制則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秤尺度斗升合等樣皆以銅爲之諸度地五尺爲步三百步爲一里

韋八元及第後居浙西恃才浮傲宴遊不恭韓晉公自席械繫之來晨將議刑時楊於陵乃韓女壻以同年救之曰爲楊郎屈法

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闔門被屠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開成中與河陽軍人謀逐帥以自立爲其黨所告寘於極典勅曰特寬今日覆族之刑以答當時毀家之效斃於枯木非謂無恩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開成三年十一月薨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瓶酒飲皆盡甌亦隨□

李珏在相國對明皇謂羣臣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矣

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詔曰。應萬言童子等。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令詣吏曹。未仕者卽歸禮部。此外更或延引。則爲冗長。起今更不得薦聞。

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上於三殿置道場。以內人爲佛菩薩象。寶裝飾之。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結綵被堅執銳。嚴侍於座隅。焚香讚唄。大臣近侍作禮圍繞。設齋奏樂。極歡而罷。各贈帛有差。

柳公綽在山南。有屬邑啓事者犯諱。糾曹請罰。公曰。此乃官吏去就。非公文科罰。退事糾狀。

韓皐爲京尹。詔以宏辭拔萃所試。就府考覆。時論以升黜爲當。一日下朝。有公主橫過騶道。立馬杖肩轝八夫。背各二十。命捕賊吏引僦夫送公主歸宅。主入訴。遂貶杭刺。

開成中。文皇一日謂執政曰。丁居晦作中丞如何。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御史大夫。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肅皇元年。吐蕃遣使入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宴設。將詣光宅寺爲盟。使者云。蕃法盟誓。取三牲血歃之。無向佛寺。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

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手題壁詩曰。朱審偏能視夕嵐。洞邊深墨寫秋潭。與君一顧西牆畫。從此看山不向南。此句爲衆歌詠。後公權爲李聽夏州掌記。因奏事。穆宗召對曰。我於佛寺見卿筆札。思

見卿久矣宜出充侍書學士非時宰所樂進擬左金吾衛兵曹充職御筆改右小諫中外朝臣皆呼爲國珍。

韓晉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駱谷。山椒巨樹。聳茂可愛。烏鳥之聲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柯墜於下。響震山谷。有金石之韻。使還。戒縣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幹載以歸。召良工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綫交結其間。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可並。遂爲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樂。遂獻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次以酒□并仙韶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宴於曲江亭子。

蕭潮初至遂州。造二幡施於寺。設齋畢作樂。忽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至來歲當震日。潮死。

苟諷者。善藥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曰光常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鼻大如掌。言於道者處得。無絕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他人。

大和六年。承優入寺諸司。流外令史。掌因禮生。批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至贊皇再八。減得六百五十七員。

杜仲陽。卽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塡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三年。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兼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

寶歷二年六月。京兆府奏法曹參軍獨孤謂。前件官元推問劫人賊車仲莒。遂尋縱跡。得去年十月於宣

平坊北外門殺人并剝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兩人緣盜馬捉獲。尋准法決殺訖。伏以兇惡不去。鑾轂難爲。肅清勤勞。不酬官吏。無以激勸。其獨孤謂伏請特賜章服。尋依奏。

太和中。水部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桃核扇。量米正容一斗。言於九疑山得之。

貞元初。荆南有狂僧。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百。塗中辱令歌。僧卽發聲。其調皆陳五百平生過惡。五百驚懼。自悔之不暇。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一作七十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於賈忠。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昵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興。時方冬命火。內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馭曰。喝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興嘆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大中四年。駙馬崔祀除大理少卿。在司當職。公式令諸文武官職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每季令通

事舍人一人巡問奏聞其在外州者亦令長吏季別巡問每年附朝集使聞奏使知安否

宋守敬爲吏清白謹慎累遷臺省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屬僚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之人每以雙陸無休勢余以爲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沙門元奘俗姓陳假師人少聰敏有操行貞觀三年因疾而挺志往五天竺國凡經十七歲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七一作國採求佛法咸究根源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京師士女迎之塡郛溢郭時太宗在東都乃留所得經像於宏福寺有瑞氣徘徊像上移晷乃滅遂詣駕并將異方奇物朝謁太宗謂之曰法師行後造宏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可爲飜譯之所太宗御製聖教序高宗時爲太子又作述聖記並勒於碑麟德中終於坊郡玉華寺元奘撰西域記十二卷見行於代著作郎敬播爲之序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將名曰薛濤牋

韋綬自吏侍除宣察辟鄭處晦爲察判作謝新火狀云節及桐華恩頒銀燭綬削之曰此二句非不巧但非大臣所宜言

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種五柳

此亦誤也。

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天策上將軍。太皇在藩時爲之。及升儲。並是省之。諸道行臺。武德九年並省。

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分將作爲少府監。通將作爲三監。

長安盛要。哀家梨最爲清珍。諺謂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喫。今咸陽出水蜜梨。尤佳。鄠杜間亦有之。父老或謂是哀家種。

崔元綜。則天朝爲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敍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卒時九十九。唯獨一身。

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下。裴佶爲諫議。形質短少。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小。何得向上。裴答曰。若怪便曳向下著。衆皆大笑。後除舍人。

盧適有寶瑟。各直數十萬。有寒玉石磬。響泉和志之號。

福州城中有烏石山。山有峯。大鑿三字。曰薛老峯。癸卯歲。一夕風雨。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峯倒立。□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居長安西明寺。從七十至八十。十年寫眞草千字文八百本。每了人爭取。但是律召調陽。卽其眞本也。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也。俗本稱律呂調陽。誤也。蓋以草聖召字似呂字耳。以閏餘對律召。是其義也。徐散騎最博古。亦誤爲呂字。

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學也。

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苑池內得白龜。化爲白石。故登極後降制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邢曹進。至德中河朔將也。飛矢中目。而鏃留於骨。三出之不得。後遇神僧。以寒食餳漬之。出甚易。月餘愈。

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溼耳師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高駢既好神仙。性復多誕。每稱與玉皇及羣仙書札來往。時對賓客。或彩牋以爲報答。

周寶在浙西。副使崔綰公之妻族弟兄。鴈列於幕中。觀察判官田佩。亦其外甥。二人最爲貪暴。其次陸諤已下。皆挾勢而入。及更變之後。甚者亦多不免也。

時人多使沉碑峴首。唐賢往往有之。按晉書、杜預好爲身後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方一作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沉碑峴首誤也。當爲沉碑方一作萬山。

鮑照。字明遠。至唐武后諱減爲昭。後來皆曰鮑昭。唯李商隱詩云。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又元稹詩云。樂章經鮑照。碑版笑顏竣。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文選。並鮑照爾。

袁州蔣勳處士作冷淘歌。詞甚惡。投郡守溫公受知。

語兒梨。今俗說甚多。皆不近理。按萬歲歷云。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墜地便語。風

舉曰此處應據太平御覽增因曰二字語兒鄉語兒梨者殆出此鄉也今由舉屬杭州黃武吳年號六月丁未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黃武以下舊本錯見下二條黃琴六曰應併于此無疑月當作年年當作帝

臨安出紙紙徑短色黃狀如牙版字誤可以舌舐之不汚近亦絕有蓋取多工尠而價卑也

今信州城西街連草市地名君遷仍多樹木人皆不辯余嘗通理是郡召父老詢之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及披文選左太沖吳都賦云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注曰皆木名以此詳之不辯之木乃君遷爾

張去華誼之子顯德年年十八著南征賦於淮南行在獻之召試除臺簿未幾因臺中議事不得預三院坐遂棄官歸圃田後狀元及第建隆二年也

南部新書

癸

彭蟾。宜春人也。著鳳池本草廟堂丞鏡一百二十卷。廣明亂後遺墜。

高駢在淮南。有贄歌者。末章云。五色眞龍上漢時。願把雲旌引煙策。公說。乃辟爲從事。及公遇害。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

貞元末。許孟容爲給事中。權文公任春官。時稱權許。進士可不二公未嘗不相聞。

襄沔記云。盧有疎水注於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膝頭。如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示人。小兒不知。欲弄之。輒便啖。人或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也。

濮州刺史曹朔。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表進之不朽。

皮日休。歷太常博士。後從巢寇遇禍。子光業。爲吳越丞相。子文璨。任元帥判官。入京爲太僕少卿。卒。子子猷。猷字仲卿。祥符八年御前進士。

滑州有僧景陽碣。在開元寺。其僧不知何許人。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以紅米飯魚鱠施之。令僧飡其鱠。盡化爲乳頭香。食訖。遣人隨之。吐於河內。化爲活魚。踊躍跳出。後遷化。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

李綰。咸通中作越察。於甲仗庫創樓。名曰武威。刻石立文。曰。序樓文名云。名樓以武威。兼義也。余之望又出武威。

荆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蔣肱上成汭詩云。不是上台名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

大中九月十七日勅。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定遠縣百姓周裕女小兒。年九歲。今年七月六日。爲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瘡長一寸四分。收得血半斤。父和羹喫。後二十九日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喫。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至二十五日埋葬訖。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縣司。與立草庵一所。伏以寄分廉察。地列山河。獲當盛明。親逢大孝。伏請宣付史館。並賜旌表門閭。奉敕周小兒方至髫年。允茲志行。俾之旌表。用激時風。宜依所奏。仍委本道量事優卹。

杜悰、鄭顥、于悰。皆是二月一日生。悉尙主。

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云。但如立屋四面平正。卽得。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蜀葵藷作火把。猛雨中不滅。蠟燭過頭把。猛風中不滅。

建中元年。貶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瑱。皆四月晦日。憲皇擒劉闢、李錡、吳元濟。行刑皆十一月朔日。

韋路作相。貶不附己者十司戶。

崔沆循州　李瀆綉州　蕭遘播州　高湘高州　崔彥融恩州　韋顏虔州　張瀆勤州　杜裔休

端州　鄭彥持義州　李藻費州　唯恩州不迴

韋執誼敗八司馬

韋執誼崖州　韓泰虔州　陳諫台州　柳宗元柳州　劉禹錫播州　韓曄饒州　凌準連州　程異郴州

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

韋保衡、路巖作相勢動天地附其勢者有牛頭阿旁夜叉捷疾之號二相敗以累譴者數十人

長安大內有口味庫乾符六年回祿爲災自後不置也

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五花亭勝概也

太和中入閣閣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幾人忽擡眼抹朕何也時裴晉公對曰省郎庶僚極卑微不合擡眼抹陛下上曰如何晉公曰卽與打下着上曰此小事不用打下

江西客司韓注多不禮客者爲進士五唐珪謁蘇使君閽人不通刺因上詩曰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栽桃李不成行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禪律師圭峯密禪得達磨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披毳衲持鉢乞食於妓院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來護佛法後于閬國

王生一子。手文間有裴字。聞於中朝。

開元宮掖。競食黃魚。故打河陽作池養之。故謂之黃魚池者。

盧氏說。有官人衣緋。於中書門。祇候見宰相求官。人問前任。答曰。某屬教坊。作西方師子脚來三十年。

貞元十三年。深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號妙法。年六十六。廬墓經三十七年。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被虜劫他鄉。聞父亡。欲奔喪。又以有一子。不忍分離。遂割一乳。留別孩子而奔喪。既而號慟擗踊。遂燒一指。以啓告先靈。又以不見靈柩。志欲廬墓。兄弟不許。遂以刀刺心。見其志。竟開埏道。見棺槨塵土。以舌舐之。又以髮拭棺上塵埃。自是廬舍墓側。往往有異鳥翔集。其墳上先無樹木。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並高數尺。初廬墓數年。又遇母疾。漸至危亟。李氏每見母飲。卽飲。母食或嘔涎唾。並皆嘗之。無幾亡。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爲記。其至性如此。其年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母先患刺左手落。經一十三年乃亡。殯後。進昭自截左腕。廬於墓側。

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百戲。皆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禁中呼爲樂音郎君。

歸少師崇制宅子弟極多。大都不喜肥者。或有之。則庭立之。送歸藍田。供笋蕨。體減方還。多時則妳監泣告。俾歸澣濯。

宣皇於內中置杖。內官有過。多杖之延英。宰臣諫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爽。如卿等奴僕有過。不可不決。

大中酷好科名帝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內官近多知書自文宣二帝

李朱崖武皇朝爲相勢傾朝野及得罪謫斥人爲作詩云蒿棘深春衞國門九年于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忘七筯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又一首云氣勢凌雲威觸天權傾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故攀書閣不開梁鸞去朱門罷掃乳鴉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陽出武關比溫飛卿詩也

歸登書經山碑是崔元翰文唯稱此龜字

高祖朝嚴甘羅武功人行劫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甘羅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鄭仁表蕭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僖皇卽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劉鄴乃罷鄴知政事出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撰十餘句語曰靈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鄴三復之子贊皇門人也

岐王薨册讓皇帝凡壙內置千味食監護使裴耀卿奏曰尙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內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麞鹿肉幷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儀並無所憑遂減省之

張循憲爲侍御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官秩授之則天見垂簾與

之語。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郭太后貴極終八朝。代之外孫。德之外生。順之親婦。憲之皇后。穆之母。敬文武三帝祖母。建中中。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大歷年中。河南尹相里造。剝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賈躭爲滑州節度使。酸棗縣有一下俚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目。晨飧。婦以餅裹犬糞授姑。姑食甚異。留之。其子出還。姑問其子此何。嚮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震發。若有人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躭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犬頭婦。

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家。裴令公破元濟入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倮體者。祐婦姜氏。懷妊五月。爲亂卒所劫。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歸。一夕復蘇。傳以神藥。滿十月生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字曰行循。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河東裴章者。其父胄嘗鎮荊州。門僧曇照道行甚高。能知休咎。章幼時爲照所重。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章弱冠。父爲娶妻李氏女。及四十餘。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中。過門不入。別有所牽。李氏自感其薄。常褐衣髮髻。讀佛書蔬食。又十年。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曇照隨之。章因見照敍舊。久之謂曰。貧道五十年前言郎君必貴。今則皆不何也。章自以薄妻之事啓之。照曰。夫人生魂訴於上帝。以非命處

君後旬日爲其下以刃劃腹於浴器中五臟墮傷風遂死

王絲爲相爲妾造寶應寺宏麗無比爲識者所嗤

鄭覃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遭黜落瓊甚惋憤乃賫百金詣茅山道士葉盧中求奏章以問吉凶盧中年九十餘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煙上天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歲無疾而卒

太宗文皇帝虬鬚上可掛一弓

唐李佐山東名族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後擢第有令名爲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告佐往迎於殯葬徒中歸而跪食如是累月一旦召佐曰汝孝行純也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歸未與流輩訣絕汝可具大猪五頭白醪數斛蒜齏數甕薄餅十盤開設中堂吾與羣黨一醉申訣無恨矣佐承教數日乃具父出召客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則列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衆扶佐父登榻而薤露一聲凡百皆和俄相扶坐出不知所往行路觀者億萬明日佐棄家入山數日而卒

唐韓幹善畫馬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元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立畫焚之數日出有人揖而謝蒙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縑百匹不知其來幹取用之

河間王孝恭才知識略。特出於衆。初受詔征輔公祏。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滿坐驚畏。左右不測。孝恭曰。自無負神明。此變應是公祏受首之兆。座客始安。至淮南。乃梟公祏以獻。時人服其先見。

明皇御勤政樓。下設百戲。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肅宗諫曰。歷觀今古。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玄宗曰。渠有奇相。我有以禳之故耳。又嘗與之夜讌。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頭。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龍不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原。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朞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而有汁。遂長大。德秀官魯山令。有清政。化惠於一邑。闔境歌之。

盧羣居鄭之圃田。讀書業成。東遊淮海。求索得千縑。西之長安。聞桑道茂善相術。車馬闐門。羣傾囊奉之。桑生曰。吾常以善惡鑒於時。士所惠者涓埃而已。今既余蓋以多。其旨何哉。羣答曰。少爲業已就。西來求官。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將求一言得乎。桑生曰。有何不可。乞自三事以下造問公者。唯言近有一盧羣自東來。十年持世間重柄。貴不可及。卽是願一作配分。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不旬辰之內。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羣門。同力申薦。代宗聞其名召見。一拜拾遺。累官至鄭滑節度使。

大宗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辭藻。五曰忠直。圖形淩煙閣。年八十一終。

清秦朝。李專美除北院。甚有舟楫之歎。時韓昭裔已登庸。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汝未登。鳳池雞樹冷如

冰如何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

長興四年。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諫官直館。自拙始也。邇後畿赤尉稍不登矣。

王居敏爲秦王六軍判官。素不協意。及從策擁兵之際。與高輩並轡。指日影曰。明日如今。已誅王詹事矣。

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以夙憤激蘇逢吉。舉爵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安足用焉。三司使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肇默然而散。自此蘇史有隙。

陽邠起於小吏。及爲相。常言曰。爲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於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

自此後始不在淸議。

王師範。非名族。世承姑息。及其死也而無辭。輒有長幼之序。三川之士多焉。

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史肇奪之還官。曰。健兒戍邊。寒暑未有優卹。爾輩不當也。其凶戾也如此。然至理得中。

武皇嘉明皇之功。以其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侍於帳下。故兩河間目爲李橫衝。

于鄴除工部郎中。時尙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陶鑄欲請換曹。其夕鄴雉經。盧尙書貶石州司馬。于盧之器固小也。然過在執政。

趙光逢爲司徒致仕。光裔入相有日。省問其兄。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其端靜也

如此。

葛從周有殊功。鎮青社。人語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

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自題家園以見志。曰。池蓮憔悴無顏色。園竹低垂減翠陰。園竹池蓮莫惆悵。相看恰似主人心。

近有鍾離令王仁岫。善功算。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用十二文牌子布位。先須正坐其身。以坐位便居北方也。每牌子拘一位。每位從一至十起。坎爲初巡。指八方。以方爲首。八卦既畢。卻取其陰。橫九豎十。積爲前位。常以九九正文。顚倒呼命。瞻前顧後。逐位取了。須是明其九九正文。進退精熟。方可入於諸法。次第加減。一位因望折倍減。五門不雜於五曹。五曹秤尺地倉金。五數悉通於一位。或遇前後隔位。卽以辰次而空之。或遇除減併繁。別以閏牌而貼之。揔而存亡除留。自然明其向背。既轉移而得理。則絲忽而無差。但用諸法徑門。取其簡要。若類鼓珠之法。且凝滯於乘除。此法乃至開方立方求一立一。皆可通其體例耳。

法眼姓魯。雪峯姓曾。或問雪峯師何姓也。答曰。魯人不繫腰。卻問法眼師何姓也。答曰。雪峯繫腰帶。

盧文進。幽州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晝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箕卻日也。以此爲常。頃之。乃明。方午也。又云。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後唐太祖嘗隨火征龐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爲火龍子

王審知起事。其兄潮唱首。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廟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

梁祖初革唐。讌於內殿。悉會戚屬。又命葉戲。廣王忽不擲。曰。梁祖曰。朱三。你愛他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穩否。於是擲戲具於堵。抵其盆而碎之。

劉坦狀元及第。爲維揚李重進書記。好酒。李常令酒庫但書記有客無多少供之。壽爲掌庫吏。頗怪之。須索甚艱。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金殿試迴新折桂。將軍留辟向江城。思量一醉猶難得。辜負揚州管記名。未幾重進望日復謁於坦。讀之忽悟曰。小吏怪酒於書記也。立命斬之。坦不懌。凡數月。悔而成疾。

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

有米都知者。伶人也。善騷雅。有道之士。故西樞王公朴嘗愛其鬢篋云。小旗村店酒。微雨野塘花。梁補闕亦贈其詩云。供奉三朝四十年。聖時流落髮衰殘。貪將樂府歌明代。不把清吟換好官。近有商訓者。善吹笙。亦籍教坊。爲都知。能別五音。知吉凶。復得畫之三昧。山水不下關李。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開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馬全節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欄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避之。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恭。勿讓也。州里榮之。

孫光憲從事江陵日寄住蕃客穆思密嘗遺水仙花數本植之水器中經年不萎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背曰兒將來國之梁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鸚鵡酒巵翡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騎射絕倫其心豁如採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李亞子

楊悼內侍字道濟僖皇末權樞密出爲浙西監軍朱梁篡後竄身投武肅居越中長八尺有黃白法善壬課事饌至精四季皆牓廚手寫九經三史百家用蒲薄紙字如蠅頭年九十餘卒

四明人胡抱章作擬白氏諷諫五十首亦行於東南然其辭甚平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頗諷時事士達子舉正端拱二年進士終職方員外郎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赦內外羣臣職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與改里鄉名號

僞蜀韓昭仕王氏爲禮部尚書麗文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韙之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爲業胡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鵠鴣於一谷中衆胡就之見一小兒約纔二歲已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胡異之遂收而衆遞養之成長求姓衆云諸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爲姓言朱耶者訛也

天成中帝謂侍臣曰自古鐵券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文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祿帝曰先朝

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事慮朝夕。嗟歎久之。趙鳳曰。帝王所執。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誡。

忠懿王在錢塘。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禁其母。凡百日不出。及追妻鞫之。當日來。首判之曰。母禁十旬。屢追不到。妻縶半日。不召自來。倚門之義稍輕。結髮之情太重。領於市心軍令處分。又大貂曹公鎮青海。有盜魁累犯當死。皆會赦。至公在任又犯。有司以赦文舉之。公判曰。三遇赦文。天子之恩合免。屢爲民患。將軍之令必行。乃從極典。

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常有書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南部新書。宋錢希白撰。子明逸序。事實千。列卷十。考唐時五代軼事。世所傳者。多摘錄之本。洪武間。有清隱老人跋。謂與蜀本不同。此所有者蜀本不載。彼所載者此又不收。以曾公類說所收事實校之。今本所無二千餘言。事實五十有一。作補遺。又以類說省文。所言甚節。以俟舊本訂正。則此書未槧已絕。久無善本可知矣。是編乃邵君朗仙從吳門士禮居黃氏傳抄者也。黃氏藏書富甲吳郡。邵君博學嗜古。所抄多絕無僅有之書。是編自甲至癸凡十卷。共八百五十七條。與四庫總目所稱八百餘條適合。間有脫誤處。如半隱亭脫十一字。柳公權筆偈脫一句。靈隱寺桂脫一行。至藻笏末三句。誤入下條。裴謂作裴。謂休滸作休翰。石解作石解之類。俱照黃君琴六所藏趙清常校本訂正。語兒梨一條。原本兒鄉上屈雲峰謂疑脫因名語三字。黃武以下舊本別作一條。黃琴六謂即語兒梨

錯簡。應幷作一條。月當作年。魏明年當作魏明帝。今皆注本條之下。以見校訂之苦心。昔趙清常脈望館吳匏菴叢書堂俱未見全帙。今得是本。亦可無遺憾矣。嘉慶甲子冬抄虞山張海鵬識。

碧雲騢

梅堯臣著

本館據陽山顧氏
文房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碧雲驛

碧雲騢

宋　宛陵梅堯臣聖俞撰

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吁哉。

呂夷簡引用醫官陳巽。雜亂士人始也。

張士遜以二女入侍。諫官將言。乃出之。

盛度以久任泣於上前。遂參知政事。王博文倣度泣。遂自龍圖學士爲樞密副使。時蕭定基爲殿中侍御史。有士人匿名以河滿子嘲之。一日奏事。上曰、聞外有河滿子。定基曰、臣知之。上令定基自歌於殿上。既而怒之。時有語曰。殿院一聲河滿子。龍圖雙淚落君前。

趙稹納賄中官羅崇勳。而引爲樞密副使。任布援稹之迹。又因見宰相。曰、布昨知魏府。經南郊賞給。軍人平帖無言。前知府狄樂。以南郊賞賜不時。軍人喧噪。樂歸。今爲美職。某不合使軍人平帖。歸守給事中班。人多哂之。遂亦緣此爲樞密副使。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外補。戩同列戲曰。天休走郤爺矣。戩笑曰、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其不知羞

愧如此。

范仲淹收羣小皷扇聲勢。又寵有名者爲羽翼。故盧齊日馳而至參知政事。上自即位視羣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厭之。而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喻令求出。遂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因不復用。後爲鄧青杭三州。專務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謂已作執政。又知上厭之。不復收羣小寵名士。故底裏盡露也。仲淹微時甚貧。常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朱改范姓。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許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仲尹自中書錄事出合爲供奉。許公怒仲尹刺探事令仲淹知。故秪與三班借職。自此家破。蘇大有貲蓄。已爲仲淹取給盡矣。仲尹貧。范仲淹略不撫其家。賈昌朝娶陳堯咨女。女嘗逐母夫人入宮。遂識朱夫人。昌朝既貴。又因朱夫人而識賈夫人。謂之賈婆婆。昌朝在府。政事多內相關應。故主恩甚隆。昌朝與吳育論事不平而出。因賈婆婆獲厚賜。然遭新相於上前言賈婆婆。上稍厭之。

文彥博相。因張貴妃也。貴妃父堯封。嘗爲文彥博父泊門客。貴妃認堯封爲伯父。又欲士大夫爲助。於是誘進彥博。彥博知成都。貴妃以近上元令織異色錦。彥博遂令工人織金線燈籠。載蓮花。中爲錦紋。又爲秋千。以備寒食。貴妃始衣之。上驚曰、何處有此錦。妃正色曰、昨令成都文彥博織來。以嘗與妾父有舊。然妾安能使之。蓋彥博奉陛下耳。上色怡。自爾屬意彥博。彥博自成都歸。不久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叛。朝廷以明鎬往取之。賊將破。上以近京甚憂之。一日宮中語曰。執政大臣無一人爲國家了事者。日日上殿。無

有取賊意。何益。貴妃密令人語彥博。明日上殿。乞身往破賊。上大喜。以彥博往。統軍至。則鎬已破賊擒矣。捷書至。遂就路拜彥博同平章事。後因監察御史唐介拜疏。召彥博殿上面條奇錦事數件。質於上。皆實事。彥博守本官出知許州。明年上元。中官有詩曰。無人更進燈籠錦。紅粉宮中憶佞臣。上聞此句亦笑。

高若訥母兄楊若拙官宮中。因之附中官進也。

夏竦雖因中官楊懷敏。然自東宮主深知矣。龐籍與文彥博爲婚姻。遂得譽。後爲悍妻因貪而敗。遂出守本官知鄆州。孫沔緣籍親。又因中官石全彬而進。至樞密副使。沔與妻邊氏俱淫濫。世人言沔已爲穢矣。籍欲與之地。令取南蠻。沔至嶺下。稱疾不敢進。後因狄青破賊有功。初沔受秦州。而怨諫官彈其穢跡。稱疾泊舟南京。上章求徐州。實以覬朝廷意。陰結中官與龐籍相助。於是上遣尚醫視疾。令中使押往。沔厚賂中使及醫官。曰實病。既聞儂賊擾南方。乃入京去赴秦州。龐籍上言南方非沔不能成功。乃南征。未行。沔在大佛寺安下。其妻曉夕在籍家。沔曉夕在南省前陳家。通陳之妻陳氏沔之外生。既受沔奏爲齋郎。沔又奏陳子掌南行機宜。歸又奏爲職官。南方効力有考第者不過得縣令。人甚嗟恨之。

狄青與文彥博同鄉人。青在定州。彥博令門客往游索。青遺之薄。客歸。彥博以書責青。再遣客往謁。青於是厚遺之。明年。青建節知延州。彥博又令客詣青。曰、延州之行。我有力焉。合奏異姓一人。當以客爲請。青遂奏客爲試校書郎。會伐蠻賊。驚走歸洞。乃除青爲樞密使。

劉沆亦因張貴妃而進。

參知政事張觀。嘗知開封府。府有犯夜。巡者捕致之。觀據案訊之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於是京師知其謬。時赴上才五日。朝廷知之。亟罷觀落知制誥守杭州。杭州苦其謬政。曰、舍人文字似政事者也。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迹。時號草頭木腳。隱語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揚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而貨賂公行。甚於李林甫。除改輕重欺昧又過之。殿中侍御史馬遵、吳中復、呂景初、極言其過。羣閣於左右或屏後。揚言御史掇拾宰相。自此誰敢當者。中官傳宣閤門明日隔御史。遵曰、昨日閤門進名。已許上殿。今日班次至而止之。必有蒙蔽聖聰而爲梁適者。請中官奏。臣不敢退。中官曰、只知傳宣。不管附奏。遵等曰、某不退。閤門人已喧。上亦稍知。令宰相召御史。卽廬舍問所言何遽。遵曰、御史言宰相過。前時不具陳根抵者。非謂不知始末。蓋言之則宰相不可須臾施面目。況此處乎。所以未暴露。蓋爲朝廷惜體。不可使四方聞宰相犯贓。今若須陳述根源。乞歸臺作文字。明日上進。於是遵等歸。條具日月姓名。及物多少。適守本官知鄭州。左右中官尙復揚言主上不聽。然猶恐遵等窮極其事。於是亦出御史遵知宣州。景初通判江寧府。吳中復通判虔州。俄而適又營求內降爲觀文學士知秦州。內降旣出。丞相未見。而堂吏李曰宣、張永壽、竊開其緘。於是泄漏人知。知適之除觀文內降矣。丞相惡之。黜曰宣湖南縣令。永壽判司。御史皆移官。遵京西轉運使。景初知衞州。中復知池州。初三御史之出也。中復裹行不可帶出外。欲令落裹行字。守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蔡襄封回詞頭。以中復等出無名。不可撰詞。乞付他舍人。

必料亦裏執正無敢當遵以熱狀出敕而除之。